

# 这世间所有的白

李娟作品精选集

李娟

著

重庆出版社

I 267  
2013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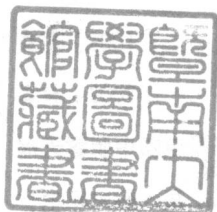
P2

# 这世间所有的白

李娟作品精选集

李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世间所有的白 / 李娟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9-05819-7

I. ①这…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③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2447号

## 这世间所有的白

ZHE SHIJIAN SUOYOU DE BAI

李娟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张好好

特约策划: 龚艳

特约编辑: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张颖 魏依云

封面摄影: 李元胜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mailto: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http://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64千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蝴蝶路 (2001)	1
马桩子 (2001)	4
交流 (2001)	8
森林 (2002)	12
冰天雪地中的电话亭 (2002)	15
叶尔保拉提一家 (2003)	22
河边洗衣服的时光 (2004)	32
看着我拉面的男人 (2004)	39
小学坡 (2004)	44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2004)	52
巴拉尔茨的一些夜晚 (2004)	60
孩子们 (2004)	69
深夜来的人 (2004)	79
门口的土路 (2005)	86
深处的那些地方 (2005)	95

外婆的早饭 (2005)	109
秋天 (2005)	113
呼唤 (2005)	120
有关纳德亚一家 (2005)	126
童话森林 (2006)	133
晚餐 (2006)	137
最坚强的时刻在梦里 (2006)	149
粉红色大车 (2006)	152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 (2006)	157
蝗灾 (2006)	163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2006)	167
荒野中睡觉 (2006)	171
通往滴水泉的路 (2007)	177
我们这里的澡堂 (2007)	182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2007)	187

夏天是人的房子，冬天是熊的房子（2008）	191
到哈萨克斯坦去（2008）	194
小小伙子胡安西（2008）	201
马陷落沼泽，心流浪天堂（2008）	207
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2009）	216
涉江（2009）	223
和卡西帕的交流（2009）	231
宁静悠长的下午时光（2009）	240
苏乎拉传奇（2009）	248
卡西的信（2010）	259
玛妮拉（2010）	269
伟大的大师傅李娟（2010）	278
阿舍勒巴依家的沙拉古丽（2010）	285
山羊会有的一生（2010）	294

2009年的冬天 (2011)	301
冬牧场 (2011)	306
唯一的水 (2011)	314
冷 (2011)	323
荒野漫步 (2011)	332
食物 (2011)	339
最大的宁静 (2011)	349
我的游荡 (2012)	355

## 蝴蝶路

蝴蝶成群聚集在路上，我们的汽车开过，一片一片地碾过，轧过。碾过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回头看，我始终看着前方。前方雪白的蝴蝶成片聚积着，竖起千万双颤抖的翅膀。道路被装点得雪白灿烂，像海洋一般动荡。汽车开过的时候，大地一定在震撼，洒在大地上的蝴蝶一定会有强烈的感知。但是，又是怎样一种更为强烈的感知支配着它们？当汽车开过，仅有寥寥几只忽闪忽闪飞起来，落在稍远些的地方，更多的蝴蝶仍在原地一片一片地颤抖，痴迷而狂热。像迎接一个巨大的幸福那样去迎接巨大的灾难……汽车终于开过去了。

而前方又是成片的蝴蝶。

我们由蝴蝶的道路迎着，走进深山。从此迎接我们的是更为澎湃的山野。山野轻易地将我们陷落到不能自拔的境地。所到之处，一抬头就倒压下来强烈的风景，逼我们一步步后退，但身后有万丈深渊，又迫使我们在每一次的巨大惊恐面前，不得不向这惊恐再迈进一步。原来海洋的广阔不是让人去畅游的，而是让人去挣扎的……



雪白的蝴蝶，在这山野四处漫舞，像在激流中一般左突右闪，像被撕碎的一群、被随手扬弃的一群。这种蝴蝶不美，不大，两片翅子雪白干净。它们纷纷扬扬成群动荡在深密的草丛中，像是一片梦中的语言。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无休止地经过这片草滩，惊扰着它们。

我们穿过蝴蝶丛走进森林。世界猛地浓暗下来。森林里面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儿都生长着树叶。所到之处，昆虫四散而去，寂静四聚而来。我们陷入一片幽暗恍惚的地方，而另一片更为幽暗迷茫的地方已经在下一步等待。我们停住，我们迷了路。

这时，一只白色的蝴蝶从什么深处，蹁跹而来……

这蝴蝶的道路，铺在这山野秘密之处的边缘。虽然是路，却是阻止我们前来的路，一只又一只，用沉默，用死亡之前的暂生，用翅子的颤抖，用我们这样的生命永不能理解的象征。我们的汽车碾了过去。同时，我们的汽车还把什么也一并碾了过去？

“蝴蝶栖在路上，”一个老人说，“那么暴风雨和冷空气即将来临。”

但我们来临了。

我们跋涉山野，蝴蝶如碎屑般在身边随风飘舞，仿佛就是刚才被我们碾碎的残渣，又仿佛是刚才那群中了魔般的生命脱窍的魂魄。但不能称之为“精灵”——它们黯淡，纷乱，不能支配这山野的任何一处奇迹。它们残梦一般飘飞在山野旁，而山野浩荡啊！……是不是正是山野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才浮起了，沸腾了，撼动了这些轻薄得如灵感中多余的语言一般的生灵？

我们却什么也不能惊起。我们只能开车从上面碾过，碾过，一无所

知地碾过……只能碾过而已。蝴蝶的路，盛大，雪白，隆重。本该由另外的什么去路上的呢？在这山野中，我们多么渺小，多么无知。

(2001)

## 马桩子

讲一些马桩子的事情。

我们才搬到深山夏牧场沙依横布拉克时，生意极惨淡。那一年，七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设在了库委沟那边，人就全都往那边跑了。于是我们这片夏牧场上的毡房少了两百多个，原先珍珠一般撒遍山野，如今空寂得让人看了心寒。

一起做生意的伙伴一家一家地搬走了，不久后，这片草甸上只剩下了我们家和另外两三个帐篷，寂寞地面对着更寂寞的山谷。

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搬家，我们雇不起车。没办法，生意太惨淡了，我们连搬家的钱都没赚出来呢，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走。

那段时间总是下雨，总是刮风，我们洗完后搭在柴火堆上的衣服总是被吹到沼泽里去。我们这个家很简单，因为我们总是想着离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什么都在将就、凑合。

当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老乡也开始装车时，我们的衣服又一次被风吹走并弄脏了。我妈气极，拿着斧头在柴火堆里噼里啪啦砍了一阵，整

出两根碗口粗，两米长的木头来，然后在沼泽上立了两根桩子，牵上铁丝，做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晾衣服架子。

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冲着正为搬家而忙得不亦乐乎的那群人大喊：“你们走吧——走吧！我要在沙依横布拉克扎根了！”又“砰”地把木头栽入挖好的大坑，大喊：“展开崭新的人生！”再砸一下，再喊：“生根发芽！”很豪迈悲壮的样子。

他们在车上冲我们的新晾衣架欢呼，祝我们生意兴隆，祝我外婆万岁。

结果……不知是心诚还是怎么回事，架子一立起来，生意马上好得不得了了。

细察究竟，居然是晾衣架的功劳——不过现在不能称之为晾衣架了，因为当地方圆百里的老乡都拿它当马桩子拴马呢。

以前吧，他们骑着马来到这儿，绕着这片帐篷区走半天，终于在河那边找着桩子系了马，然后顺便在河那边买东西。等慢慢转到我们这边来时，要买的东西都差不多置齐了，顶多探头进来瞅一下便走了。

而现在他们来了，径直在我家门口系上马就走进帐篷。照着家人开出的清单三下五除二买齐了东西，打好包寄放到我们这儿，再到另外的地方慢慢转。临走牵马时再顺便进来看一看，看还有什么忘买的或临时想到要买的东西。

再加上这一片的生意人走得没几家了，也没了竞争，所以嘛——我妈一高兴，跑出去一口气又在门口立了一大堆桩子。

我们弯腰出帐篷，门口一大片马，连柴火堆上系的也是，简直让人没办法走过去。

我们跟着转场牧民来到巴拉尔茨。这回不用搭帐篷了，我们在一个村里租了间正儿八经的土坯房子。虽然又黑又破，虽然地上老有扫不完的土。

这里的生意倒是不错，因此从没动过栽马桩子的念头，而且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栽，我们整天都得忙着在柜台里收钱。

还好马缰绳一般都挺长，进商店的人不用拴马，牵着绳子直直进店，马就在外面等。绳子呢，随手搭在铺着长短不齐的板皮子的柜台沿儿上，反正马在外面，又看不到拴没拴它。碰到缰绳短得够不着柜台的，他就把头从门口探进来打个唿哨，我妈一推我：“去！”我就乖乖跑出去，接过绳子，站在外面替他牵马。他则不紧不忙进房子慢慢和我妈喧话。说不定我把马骑走，绕着村子兜几圈回来，他还在慢条斯理地选购东西。

有时候牵的会是一峰骆驼。我拉一下绳子它点一下头，跪下去；我又拉一下，它再点一下头，站起来了。我拉个不停，它开始不耐烦了，左右摇晃着头，磨着牙，突然大步向我走来。我吓得丢下缰绳就跑。

在巴拉尔茨，我就是一根马桩子。

喀吾图的马桩子在镇上那条唯一马路的尽头，下临河边一大片墨绿的草场。一、二、三、四、五、六，一共六根。这是真正的马桩子，粗壮、高大，衬着对面矮山上分布的一座座东倒西歪的泥土屋子，很有古老的乡村感觉。周围没有树，视野开阔，只有它们疏疏密密，高低参差地立在天地间，稳然、怆然。

平时那儿很冷清，偶尔系一两匹马。不过牧业的羊群上下山经过喀吾图时的季节就大不一样了，那儿挤的全是马，五色斑斓一大片。加上彩漆马鞍、鲜艳的毛毯，以及披在马背上，垂在马腹上的各种饰带……好一片图案与色彩的海洋！喀吾图其他什么地方都没那里那样热闹。

我挑水经过那里，抬头望着眼前的桩子，从第一根数到最后一根，再从最后一根数回来。数一根走一步，咬着牙数的。那几根桩子似乎一根一根栽在心里。那个数字和桶中水一起，从桩子上压下去，一下一下地，似乎要把桩子完全砸到没顶。

雪化完后，一个年轻人坐在高高的桩子上拉风琴。他坐得那么高，身后全是蓝天。我曾在一次婚礼的晚宴上见过他，他那时没拉手风琴，只是在宴席中静静地坐着，就像在高高的马桩子上坐着时一样的。后来我向马桩子走了过去，他就拉了起来，琴声从马桩子间一根一根绕过来，来到我面前。

(2001)

## 交流

让我苦恼的是，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叶肯别克理解——

“啊，叶尔肯，你怎么会在这里？”

“啊，你好！你好！好好……”

“你也好！”

“是的，对对对！”

“你这是干什么去？”

“好的，可以可以。”

“我现在到市场那边去一趟。”

“是的是的。”

“这几天怎么不去我家玩了？”

“好！可以！”

“我外婆这几天生病了。”

“对对对！是的！”

我耐着性子，比画着对他解释：

“外婆——就是那个老奶奶，躺在床上——胳膊，不能动，呃，这个——腿，也不能动——不吃饭，难受极了……”

“啊——太好了！好得很嘛！”

我真想把手里拎着的包拍在他脸上。转念又想，这也不能怪人家，他看我指手画脚指天画地的，可能以为我在和他谈天气。

“好吧，那就，再见吧。”

“好好好，再见再见！”——这次他居然听懂了。

我看到他满脸阳光地转身离去时，似乎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只有我妈才能准确无误地和这个人完成各种交流。倒不是我妈的哈萨克语水平有多好，只不过是她更善于想象而已。而叶肯别克则更习惯去误打误撞。误打误撞倒也罢了，干吗偏要赔上满脸诚恳的、“我能理解”似的表情？

在深山牧场上，有那么一些安静的清晨时光，那么寒冷。进山收羊皮子的维吾尔族老乡总是围着我家沼泽边的炉灶烤火取暖。我外婆在炉边做早饭，他们一边烤火，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我外婆高寿、身体好、能干活……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以为他们在向自己讨米汤喝。更有意思的是，我外婆偶尔开口说一句话，所有人立刻一致叫好，纷纷表示赞同，还鼓起掌来。哪怕她在说：“稀饭怎么还不开？”

我和我妈缩在帐篷里，捂在被窝里悄悄地听，笑得肚子痛。

当然，总是有些东西，即使表达不畅，仍然是易于理解的。比如友谊，比如爱情。小孩努儿兰只要静静地瞅你一会儿，你就会不由自主抓



把糖给他；而小伙子们若老是赖在帐篷里不走，你则一定要发发脾气，尽情骂人，否则就会稀里糊涂有了一大堆男朋友。

——说到这个，倒让人想起来，与叶肯别克交流，其实也并不是每次都失败了。至少有那么一两次还沟通成功了。

有一次我们在山谷口的草地上相遇，他问我：“你妈妈走了吗？”

我说是的。又说：“一个人真没有意思啊。”

他马上来了精神：“那明天和我钓鱼去吧！”

我说：“好啊。”鬼才去。

他满眼放光：“我们就进那边那座山！”

“好啊！”想什么呢，把你美的。

“去摘那个草莓好不好？”

“行啊。”呸。

“草莓可好吃了！”

“真的？”

“可多了，你都不知道有多少！……”

“……”

“……从山上往下看，一个也没有；但是从下往上看，红红的一片。全藏在叶子下面呢！……”

我望着他。草场向四面八方展开。那一刻居然有些迟疑了。想起来有一次，我妈从山里回来时也给我捎过一大把草莓，并且也是那么说的——摘草莓时要从山下往上看……草莓红红小小的，真的很好吃。

至今一想到草莓，还会想到那片美丽的草地上的美丽谈话。不知